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三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輯

召對

崇禎元年六月廿七日丙辰

上召輔臣併五府六部都通大九卿官翰林院記註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總督錦衣衛堂上官來　平臺召對　特召科道黃承昊吳玉入　召侍讀學士張士範日講諸臣肅恭而入閣臣錢龍錫先行面恩禮

上傳諭召閣臣一一皆進協內

上手一䟽出示閣臣乃御史吳玉言錢糧弊竇

䟽也

上曰此䟽何如　臣　李標對曰此䟽極徹　臣　周道

登對曰所請諸弊在內者着各衙門詳悉閱

具在外者着撫按衙門照數裁革尋

命御史自讀至中篇

上問弊竇俱是實否　臣　玉對曰歷年弊竇俱實

有之讀畢取進

上復以原疏詳覽再問曰此疏皆實否 臣 玉對

如前

上曰何不指名來 臣 玉對曰此弊實非一人非

一事相襲已久難以指名

上奬諭之曰如此疏具見忠誠大破情面 臣 玉

謝恩而退

上乃命侍讀張士範讀所奏館額蒙恩再加號

至龍飛首科選庶吉士准加六名以示優異

之旨

上語士範曰此旨從何而來 臣士範對曰此疏
臣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
上曰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因取疏出示閣臣
上怒曰誰洩朕旨閣臣標對曰此疏實士範所
作當時東閣會議之稿有增六名致有此疏
上曰誰教東閣會議又曰明綸未出何以知之
臣鴻訓徐奏曰東閣九卿科道會議實嘗上
聞 臣龍錫奏曰所傳之旨與所擬之旨不同 臣
等所擬原無以示優異四字

上曰此疏誰作士範對曰新進士張星

上曰既知張星名何又云不與知士範對曰疏入後始知之

上詰責士範至再 臣 鴻訓奏曰此新進士功名念急以為此舉也

上乃命查寫旨人來又命士範具本回話士範謝而退次出給事中黃承昊所奏疏令讀之

上側身聽之讀至京支雜項錢糧

上曰京支雜項何以如此 臣 承昊奏曰太倉庫

所列京通糧冣各衙門多寡之數甚詳乞
皇上勅各衙門逐一稽查回奏以憑處分讀至
加餉　召戶部侍郎王家禎問曰承昊所奏
是否何以增額至此　臣家禎對曰以
皇祖出數少而入數多故太倉積至七百餘萬
乃内帑充積無算後來看得財貨太輕每歲
邊臣請增額餉輕輕應之年復一年遂以成
例出數是以不與入數相合讀至案其變亂
鹽法

上問輔臣此一疏何以不票又問

祖制如何便變　臣道登奏曰

祖宗朝開種鹽引各邊屯田便無年例年例不足復有民運粟月貴軍日饑　臣鴻訓奏曰　臣等正欲有言議復開屯種引之法乞將此疏立作一案但中有一句未妥　臣于此外朝見之當與相商

上問何句　臣鴻訓奏曰中言古錢稍異不用此句未是今河南山陝皆用大錢若遽廢之于

民不便此乃書生之見承昊亦奏曰臣一時臆見之悞誠如輔臣之言鴻訓因奏請

皇上勾去此一句

上曰卿言是復諭承昊以後上言合宜一切遵照

祖制更諭改票臣龍錫奏曰事例開納一節屬戶部覆因大工改爲戶七工三然戶部餉銀須精鏐工部商人對支或有品物成色人皆樂趨故工部上納者多而戶部絕少今大工

已完宜竟歸戸部着侍郎一人爲專管一年可多餉幾十萬

上曰事例不得已而開臣龍錫對曰臣等連日在閣討議正爲此事欲上一揭爲定

上允曰今後事例俱歸戸部臣家禎隨叩首謝

臣鴻訓奏曰内庫物積剩有餘如麻鐵顔料之類可以准折充軍餉

上猶未允臣承昊奏曰東南時患水災因水利不修之故臣因疏詞不敢冗長故未暢所欲

言前禮部郎中陳懋德有疏言之極詳乞併
臣疏下工部行之
上問水利何爲不修是何地方臣承昊對曰是
蘇松地方閣臣道登龍錫並奏曰臣道登即
蘇州人臣龍錫即松江人水是東南一件大
事但修理須要錢糧懋德本内說停止織造
一項錢糧巳經助餉原設有開河銀兩
上問幾何閣臣對曰亦不多臣等前巳擬旨撫
按酌議具奏

上沉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臣龍錫奏
曰臣等惟恐擾民故欲行本處撫按酌量
上曰水利事着公議來奏臣標奏曰這戶部侍
郎王家禎實心任事饒有心計乞與尚書畢
自嚴專任俾同心調劑財用不難足矣臣龍
錫又奏曰兵部事體要吏部接應如戶部叅
罰一次糧官吏部不相照應戶部如何行得
去
上曰此即是久任責成的話前已有旨了臣鴻

訓奏曰新到二臣皆老成臣在閣中辦事無
一毫支蔓俱是眞品若非
皇上大福何以得此
上然之
上諭諸臣暫退四輔臣復晚
御案前懐疏密奏乆之語秘密莫聞
上賜諸臣茶
上復御平臺出宣府巡撫李養冲疏以示輔臣
蓋言旂尉往來如織蹤跡難憑中引葛九思

王國興爲言
上曰邊情緊急危在旦夕朕兩次着旂衛緝探
何得有假
祖宗立厰衛衙門豈屬虛設且國與戶傳此有
旨意九思内臣此乃旂衛何得相比　臣標奏
曰厰役不宜輕差
皇上此舉須當慎重又疏中言不賂之恐毀言
之日至欲賂之愁物力之難勝撫臣之言亦
自有見

上以疏授吏部尚書王永光讀之問此疏何如
臣永光奏曰此疏誠屬輕率然其意自無他
兵部尚書王在晉奏曰大同一帶地方果被
搶殺只着按臣從實勘報旂尉可無遣又奏
大同城外田野村落虜至不及收斂人口頭
畜事誠有之幸城郭得完所全實多語至數
千百言
上曰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遇虜至便請兵
請餉不止

上又曰插酋殺戮人民滿載而歸巡撫官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朕之封疆仗一喇嘛講欵文武官何用且不令虜輕中國耶　臣　鴻訓奏曰皇上中興正如元氣一般漸漸薰蒸久自透徹今且慢慢做去喇嘛講欵誠不可以示後世然虜中酋信講欵亦是一時權宜　臣　在晉奏曰自古漢唐極盛之時匈奴入犯皆相機權應變不全仗兵力兵力與匈奴不能相敵

上曰中國非匈奴之對敵我

二祖何以掃蕩胡虜還是文武協心 臣在晋奏

曰

二祖開天闢地彼時兵力甚强財用甚廣又有

開國名臣是以所向無敵今承平日久不如

往時宣大自款虜以來五十餘年不知兵革

一旦虜至如何猝能整頓

上意弗懌 臣鴻訓與諸臣復從容奏曰如有王

者興必世而後仁論語中有是言願

皇上細細尋繹又奏曰如此纔是中興

世廟當時無一矢之遺何得謂之中興

皇上即位先有遼東淪陷焦心勞思宵衣旰食

以圖恢復纔謂之中興又曰

皇上龍德正中國本已立臣所以不憂

上意始解因諭虜報已又邊備懈弛邊臣宜任

其責臣鴻訓奏曰須看受事淺深臣在晉奏

曰自有遼虜來十載于斯九邊士馬調去援

遼死者不歸歸者不就行伍行伍单弱所從

來矣今各邊月餉缺至數月有缺至三十個

月者兵如何得足

上問三十個月欠餉是何鎮戶部侍郎王家楨

奏曰是延綏

上曰欠餉至三十個月爾部所司何事臣家楨

對曰臣部屢乞前疏已明

上曰宣大兵士多少臣在晉對曰宣鎮共七萬

九千九百有奇大同共七萬六千五百有奇

山西共五萬三千五百有奇

上問屯田實在否臣在晉奏曰事務至此邊臣

即不顧　朝廷封疆亦當自保性命理無慮
自
上曰講款一面講款整飭着實整飭難道中國
就勝不得他　臣鴻訓奏曰大哉王言　臣標奏
曰先有戰守之具然後漸以議款　臣龍錫奏
曰先要嚴防禦然後講款方可
上然之又手承天守備太監魏相一疏示閣臣
曰前有嚴旨二次何故不遵好生可惡着改
票又曰事雖小不遵旨大

上召戶部王家禎諭之前已有旨褒嘉今又劄
臣薦舉家禎叩頭謝恩奏曰臣 仰見
皇上望治之心甚急臣 有所言
上出御案而聽之家禎奏曰今日國家重文輕
武指揮千百戶不及一秀才邊備之廢此其
弊也遼事之起九邊士馬盡于援遼延至今
日不但無兵并無馬無盔甲無器械
上問便可整飭否家禎對曰天下無不可為之
事如何整飭不得從此步步着實做去自有

成效因薦兵部尚書王在晉曉暢邊事且悉
諸邊戍之苦又曰自有遼事以來每年加派
六百萬今十年矣豈不是六千萬
皇上試思六千萬從何處得來盡是小民脂膏
以此思之苦不可言是可知矣
上曰加派不行於時不得不加已派不得又加
上又諭今邊疆失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有功
不陞文官朦朧偏心朕甚惡之隨諭言官奏
疏每日六七十本皆悠悠不是起廢就是保

朕躬殊爲可厭臣鴻訓奏曰薦舉着實要申

飭臣在晉奏曰科道官奏疏臣見其煩然可

採的望

聖度優容

上召吏部尚書王承光諭曰卿清貞正大海內

所知一切會推當什分選用真才如撫按考

爲緊要爲民父母用得其人則天下安承光

叩首謝恩奏曰近來薦舉太濫[illegible]感

上曰都是徇私承光奏曰嚴責求見欽遵舉

乞
天語申飭更有一事近來以考察論劾去的都
奏請起官本部查出二員望 嚴青處分黨
上曰明奏來
上又問閣臣近來諸臣本內多有情面二字何
爲情面 臣 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 臣
鴻訓奏曰謂是沒有執持依徇人情的意思
上曰人生天地間以何爲本 臣 鴻訓對曰人之
生也直直則不徇情面矣

上召五府科道官諭曰前者郁成治欺朕冲主隱語相欺姑示薄罰以後如有效尤當以祖宗成法治之乃召刑部侍郎丁啓濬問曰李實一案有疑惑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臣啓濬奏曰李永貞一案係奉旨會九卿科道併府會問據實囘奏

上再問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臣啓濬言李實李永貞搆殺七命不刑自招

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王永光永光對

曰李實初亦未承及用刑然後承認

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實被魏忠賢追取

印信空本係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臣

啓濬對曰威福出自

朝廷一憑

聖裁

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爲李實爾五虎五彪緣何

不問他決不待時臣啓濬對曰虎彪除崔呈

秀許顯純外並未解到

上曰未到何人啓濬一一指名奏聞

上宣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隨

諭刑部以後有疑惑不妥的不許定罪啓濬叩頭謝恩

上諭吏部等曰卿等實心實事無徒紙上虛文以慰朕圖治之意

上諭閣臣曰卿等同心竭力擔當朕爲卿等主持無負朕倚毗至意

上起還宮時瞑色在觚稜矣

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癸亥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九卿官翰林院起居注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官總協錦衣衛堂上官來 平臺召對 特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侍讀學士張士範內閣中書二員日將晡諸臣肅恭而入

上召閣臣閣臣皆進楹內時見

天顏和靄

聖音清亮

上手一疏從容詳覽乃吏部尚書王永光條陳
銓政八欵以示閣臣遍閱閣臣李標對曰此
疏極悉弊竇尋　召永光褒諭
上曰邇來官方貪冒已極這所條陳深于銓政
有裨有臣如此何憂不治卿當着實舉行無
徒紙上空言永光叩頭謝而退
上復手原疏把疏次出韓一良勸廉懲貪疏覆
閱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誦讀畢
上復命再讀後一段又　命閣臣閱一良疏臣

標對曰此事臣未敢必其不然亦未敢必其盡然臣鴻訓對曰如今真不成世界所以宜有此跡

上顧西邊云卿奏臣道登起奏曰此弊相沿甚久臣龍錫奏曰此積弊實不能盡無臣鴻訓復奏曰這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

上問交際謂何臣鴻訓奏曰交際如親戚朋友饋送之類尚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可以數計臣龍錫奏曰此等納賄的自然該

重處

上曰朕閲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

格擢用閣臣言事在吏部

上召永光如前諭永光叩首承　旨次永光又

奏曰貪黷成風已非一日臣在田間深切慨

之近自特畀吏部以來凡部院之大僚會推

司道府郡邑之陞遷與司官矢公矢慎必期

無負

皇上選用人才至意但臣受事僅二十餘日科

臣露章必有所指不知是臣未受事前抑既
受事後雖諸臣愛惜名節者固多賄賂貪緣
者時有之
皇上命科臣擇其尤者指出一二重處以為貪
官之戒
上復召一良曰奏內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
着據實具奏一良對曰臣未敢深言
上曰如何未敢深言一良曰如今且未敢言待
撫酋奴酋平後具奏

上又令指名奏來一良曰此二語葢指事例言
也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不曾知名
上詰責曰難道一個不知遽有此疏臣標具奏
曰宜令指名一良復對如前臣龍錫奏曰二
良疏中原有納賄之尤者
皇上之威如雷霆但是罪過發露明白必不可
放過他
上正色曰限爾五日指名奏來
上端坐良久手于匣中出一疏示閣臣曰此李

實舊叅周起元等七臣原疏爾等可詳觀之
看是硃在墨上墨在硃上閣臣等詳閱良久
奏曰果是墨在硃上
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　命傳九卿科道遍閱
旨應如閣臣言收回原疏
上命賜諸臣茶復　命光祿寺官四員捧出御
盒餅菓須賜諸臣畢少頃復　召閣臣吏部
又召韓一良詰奏尋與閣臣密語移時二記
注言以内臣云未奉

上傳示不敢入來屬筆但臣等遥望
御前燭光明燦几案間
上親灑宸翰者久之時將漏下一鼓諸臣謝賜
餅菓再叩頭而退其士範等鵠立候
命亦未經宣召承旨臣不敢具載
上起還宮

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癸酉

上召對記注日講官丁進李明睿恭記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督師袁崇煥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等官錦衣衛堂上官來　平臺召對又　召四川道高欽舜雲南道毛羽健內閣中書二員日晌午

上御平臺諸臣行禮序立特宣督師袁崇煥

上曰奴酋跳梁十載于茲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胡方畧具實

奏聞臣崇煥奏曰所有方畧已具疏中
皇上千古之堯舜行此不難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注臣于萬里之外臣六年前蚤
已期定倘
皇上假臣便宜計五年而東夷可平全遼可復
以報
皇上
上曰五年滅奴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
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

福四輔臣俱奏云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畧
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臣 鴻訓又奏曰臣于
私寓叩其作用威畧寬嚴真堪副
皇上閫外之寄臣 崇煥奏曰臣 在外調度所有
奏聞一憑閣臣處分閣臣不可不力主持崇
煥謝而退
上又出御史毛羽健所奏請蘇驛遞一疏令其
朗誦畢
上示閣臣曰朕覽此奏驛遞困疲已極小民敲

骨吸髓馬不敬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
痛革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即擬票其假勘合
白牌馬票奉　旨俱行禁止閣臣領　旨出
上命閣臣而下俱賜茶菓瓜餅諸臣叩頭謝恩
暫退時
上親評章奏　御筆淋漓目無停瞬手不停批
尋又　召閣臣記注官入　臣　標等即捧所票
毛羽健疏呈覽
上以票内有撫按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遣白牌

語屬含糊復　命改票

上又謂閣臣曰卿等凡遇本章須要逐款票擬勿得遺漏　臣　標道登龍錫奏曰科道官條陳多欵有語言平常無當實用者　臣　等恐煩

皇上省覽故不敢瀆擬以溷

聖聽　臣　鴻訓又奏曰為政不在多言議論愈多成功愈少豈得一槩票擬

上曰卿等既肯一力擔當何憂不治

上又念邊餉匱乏之疇躇于事例宜歸併戶部次

又覽工部張維樞執爭疏謂軍器急需不可遲悞准戶七工三之說行之一年着仍歸戶部　諭閣臣訖

上又覽戶部覆南京戶部疏總督倉塲與巡倉御史各請勑一道　諭閣臣曰勑不是輕易的

祖宗累朝何故不與臣　鴻訓奏冒與之是即會事例戶七工三商人便于兌支競趨工部亦該與勑一道令兩部司官公同收筭

上然之次又　召崇煥臣　崇煥奏曰東夷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

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　何忍言難臣　所賴

者

皇上聖明雨露無不栽培雷霆無不挫折臣　居平打筭又約五年但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盖自爲遼而有加泒之新餉臣　昨與戶臣王家禎對面打筭查每歲新餉入數與出數已鈌一百二十萬臣　能于臣　督屬中

裁省六十萬部臣自措六十萬則不憂不足矣但餉有舊當新者還臣將新抵舊令臣不乏于用

上召戶部臣家禎奏曰新舊餉原分兩庫近因北直州縣糴買遼米遼豆動支舊餉宜扣新餉抵還非那借也還者鹽課已將解到臣部當儘數解邊且關內外有新餉而無舊餉宣大有舊無新薊密永津新舊兼有臣部以新餉發關外以舊餉發各鎮新舊款項絲毫不

差臣崇煥又奏曰東奴爲謀已久其器械鋒利馬匹時習非容易可破之虜況工部解來器械極是要緊勿得苟且塞責

上召工部尚書張維樞諭曰盔甲弓箭鎗刀火器等項皆禦虜長技爾部製造俱要堅鋼精利鑄定監工司官及匠作姓名若有脆薄不堪挨查究治崇煥奏曰臣舊年請工部器械俱盡刻監督主事匠役等名互如

皇上之旨倘造不如法指名參處臣維樞又奏

曰九邊軍器 臣 部額派錢糧甚少自遼左發
難另多急需其事例宜與遼陽相終始
上詰責曰爾前如何不奏且事例亦不得已而
用者也又 問閣臣前止言糧草不足軍器
未備昨該部說事例須開一年何又說與遼
終始 臣 鴻訓奏曰軍器備辦一年便可常用
自今年九月始至來年八月止遼事稍有頭
緒再作區處
上令諸臣起

上又憫念軍士寒苦且云海内加派何時得止
臣崇煥奏曰軍中加一錢糧未必見德倘減
一錢糧便生怨望但當此三空四盡臣敢不
節嗇只于到任後必多方設法如額餉再可
減省得以助工部抵造軍器之資并馬匹賞
賚間諜俱取足于此雖兵家勝算難料以臣
計毫釐不差至五年之後餉日以減伍日以
實地日以闢夷滅而全遼恢復只留額餉一
百五十餘萬餘可蠲免以蘇百姓加派之苦

則軍民俱受
皇上之賜不淺矣然而五年中事變不一又要
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選用與臣
所不當用之人勿要選用
上乃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面
諭俱承　旨起臣崇煥又奏曰
聖明在上各部臣俱公忠無有不應臣手者但
以臣之力制東奴而有餘調衆口而不足一
出君門便成萬里忌功妬能夫豈無人即凛

然乎
皇上之法度不以權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亂臣
之方畧
上曰朕自主持即有浮言亦不可聽也臣崇煥
再奏曰
皇上既爲臣主浮議矣又勑吏兵二部爲臣用
人戶工二部爲臣轉餉造器臣若不滅除東
夷收復故土何顏面見
皇上至臣學力睒淺伏望

皇上再爲指示教訓

上起立佇聽者久之尋 諭曰卿條對方畧井

井不必謙遜閣臣俱奏曰此臣作法自別向

爲縣官不要一錢天生此臣以爲 社稷佐

皇上中興伏乞

皇上假以事權與之尚方至郊王之臣滿桂遂

尚方劍俱望

皇上撤回以示事權

上然其言傳示該部知道又 諭崇煥早平夷

愈以紓四海蒼生之困 臣 崇煥再奏曰

皇上念及四海蒼生此一語天地鬼神降鑒 臣

所學何事所做何官而不仰體

皇上早結此局 臣 之作用做漢之趙充國無異

勿煩

皇上焦勞惟

皇上寬心

上曰卿所奏更見忠愛卿宜嚴明號令撫恤士

卒與文武同心何難滅虜 臣 崇煥奏曰謹遵

明旨銘之肺腑前去告諭官軍以宣
皇上威德必須平夷遂叩頭起
上又問高欽舜所奏軍器令各邊開爐製造可
行否閣臣皆奏曰可行
上曰何謂可行 臣 標奏曰各邊為禦虜計定是
好的
上曰此非
祖制尋又出兵部尚書王在晉所叅關內道張
春疏詞

上曰此疏實否 臣在晉奏曰俱實
上即命內閣票來復賜茶張燈出科臣許譽卿
疏令讀至黔南後先事李橒楊述中因而漏
綱語以問閣臣奏曰此事已久 臣等原在田
間知之未真 臣譽卿又執奏曰李橒于安會
襲廕時曾有金盆之索是以起釁
上又問大小諸臣內御史毛羽健出班奏曰 臣
前在蜀中所見最真當貴陽圍困之時米僅
升合而李橒死守封疆還是有功

上曰據許譽卿奏李標起釁有罪據毛羽健奏

李標守城有功着九卿科道會議來說

上起立諭閣臣曰卿等傳與大小各衙門凡召

對事績俱要着實遵行無徒事為往昔之空

言有不遵行者重治不宥科道官不時指名

參奏

上還宮復顧諸臣曰須着實行不然即召對無

為故套諸臣叩頭承

旨時漏已下五鼓矣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六日乙酉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三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總協錦衣衛堂上官内閣中書二員來 平臺召對又 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四川道御史梁子璠日向午

上御平臺諸臣各行禮序立閣臣李標劉鴻訓率記注官 臣 丁進 臣 李明睿奉

旨記注昨止二員今新進二員來奉 召不敢

入

上宣臣金秉乾臣傅冠叩頭畢

上手出御史梁子璠請汰兵餉一疏示閣臣臣

標臣鴻訓奏此疏核兵請餉俱有次第隨

命子璠宣讀至邊臣虛冒等語

上召戶兵二部問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部侍

郎王家楨奏曰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

撫累次請添兵增餉積弊已非一日兵部尚

書王在晉奏曰國初有屯鹽之法今俱久廢

所以日見餉多

上曰屯鹽廢久今兵與餉通不相似　臣　鴻訓奏

曰屯鹽之法即古寓兵于農之意伏乞

皇上留意封疆如

太祖高皇帝立此良法所以無虞不足梁子璠

精于屯政前之茉不預巡方時為屯差御史其

法實實可行

上曰兵還是這些兵餉如何多了　臣　在晉奏曰

國初設各衛所軍之精者即為兵軍政今廢

多有募兵故兵日增而餉自此多矣臣鴻訓
奏曰畢竟屯自有兵軍不是兵臣標奏曰今
軍與兵果分爲兩事了
上又命子璠讀前疏畢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
弗克
上側耳躊躕曰荷戈者皆老弱如何不查隨即
勑戶兵二部差廉幹司官挨年挨月查核具奏
又出科臣韓一良前疏示閣臣韓一良第末
疏大破情面朕特命抄寫一通卿等幷末一

疏當再加詳看具奏

上復親灑宸翰看詳別疏 御墨淋漓少頃閣

臣捧原疏入奏云一 良所指周應秋閻鳴泰

等俱久有物議

上曰周應秋閻鳴泰自有公論何用他条 臣鴻

訓奏曰一 良疏所条者俱應重處

上曰韓一 良前所指非此如何改了卿等奏來

臣鴻訓奏曰此須宣一 良來面奏自有緣故

上召一 良至出奉旨指名疏令宣讀至閣臣票

擬乎
皇上獨斷乎
上乃詰責一良曰票擬雖閣臣事主意是朕獨
斷有不合者令其改票如何說朕乎閣臣乎
又　命讀讀至知其畧而不知其詳知其人
而不知其名等語
上曰爾既明知有人何不實奏一良奏曰臣所
指人多原爲國家起見乞
皇上將臣前疏下吏部查核自見明白還不止

此數人

上又將一良前疏徘徊展視　御音朗讀疏中

科道官人多爲抹殺有解曰只要他人淨不

管自巳汚　臣　惡此名素不愛錢而錢至矣據

臣　兩月内辭却書帕計五百有餘金以　臣　絶

無交際之人而有此金餘可知矣

上讀至此擊節感歎聲厲臣鄰問一良曰此五

百金何人所餽一良奏曰　臣　有交際簿在但

所餽不止一人閣臣又奏曰　臣　等在閣看詳

章奏其納賄之人還有未經指摘者還　勅

一良再奏

上曰怎麼與前不同一良奏曰臣原記不真

上曰你記不真如何上本一良奏曰臣原說風

聞

上曰如何只據風聞就來上本一良奏曰言官

原許風聞言事

上怒曰你以風聞塞責麼又　命讀至張翼明

一段詰之曰張翼明已下部聽勘何待爾參

一良奏曰勘者是單情不係納賄又　命讀
至所參褚泰初之事款內有歌謠等語
上微哂以問閣臣此人指摘何如　臣標鴻訓奏
曰二臣俱未識面但聞道路之口多云此人
有些放肆一良所奏不差
上援筆書改字于票擬上付閣臣乃　命賜諸
臣茶菓暫退有間復　召閣臣記註官閣臣
來以一良疏未及票回奏
上諭閣臣曰韓一良前後矛盾他前疏明知有

人今以周應秋等抵塞又牽扯坊官受許多
金寶坊官得此御史欽差所得又當何如速
改票來閣臣奏曰臣等不知
聖意乞
皇上明示臣等方好擬票
上曰他本上卿等豈有看不出閣臣請近御
前密奏語秘不聞良久
上曰都御史不是輕易的要有實功方可實授
他無實効如何加與他臣鴻訓奏曰臣不爲

皇上惜此一官但爲
皇上寶此一言
上曰安知他爲公爲私豈可輕與閣臣又奏曰
臣等平生迂腐爲
皇上惜此一言
上慍色曰分明替他說話他既不知其人數何
敢來奏鬧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個都
御史
上怒付令速改票閣臣承　旨而退次　召一

艮大怒面叱責曰韓一艮所奏疏前後自相
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拏問念爾言官姑
饒這遭以後科道論人俱要的據方許具奏
不得該之風聞尋出渠家禎辯疏示閣臣曰
卿等以爲何如臣標奏曰渠家禎瀆奏都是
遮飾大同失事極真彼鄉人盡能言之臣鴻
訓復奏曰彼擁兵坐視狂虜猖獗搶掠男婦
牛羊自是家禎之罪
上曰督撫如何令十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挿會

十餘萬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事臣鴻訓
奏曰此事與閣中一樣武臣在外提兵文臣
在內調度
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人馬不
相操練平時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軍抵
十萬之插酋卿等試評如何抵對得臣標奏
曰督撫亦不能無罪臣鴻訓復奏曰
皇上責備文臣是絕好機括但此邊事急不得
的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不敢爲不

忠之言自
皇祖靜攝以來至
先帝時一二十年已無政事矣財用何繇得足
上曰而今如何閣臣奏曰而今比前大不相同
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實事臣鴻
訓奏曰臣性本直率豈敢面諛
皇上就是袁崇煥未到臣等與兵部時時酌議
須要件件接濟他況臣平生讀幾句書只願
皇上爲堯舜之君就如韓一良事亦爲

皇上借此一言願

皇上留神細思

上命諸臣退　召閣臣標鴻訓密商機務許久

閣臣周道登錢龍錫往

德陵未回不與焉諸臣嵩立階下少頃率諸臣

叩頭而退時初漏下矣

崇禎元年九月十四日辛未

上召輔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註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總協錦衣衛等堂上官來平臺召對又特召督師王象乾日將午

上御平臺諸臣進見叩頭畢

上召輔臣入檻內又　召象乾象乾趨伏檻外

上命入既入又　命前象乾前去　御案咫尺

此先　召對自輔臣外未有　召及檻內者

葢異數也

上諭象乾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知督師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略面陳來

臣象乾對曰臣年踰八旬齒疎不能詳奏所有方略具在疏中

上因問之象乾因言插漢大酋虎墩兎憨與順義王卜石兎哈喇慎白黃台吉元小王子之後也卜哈二酋皆是插酋部落其先世歲歲與插酋納貢自白黃台吉與插漢搆兵屢敗插

漢貢事遂絕隆慶庚午俺答叩關

穆宗皇帝封爲順義王開市撫賞揷漢部落來

張家口及永昰營賣馬買貨屢被卜哈部夷

劫掠多欲報復不意去歲果來卜酋兵敗潰

走哈鎭一營俱被擄去白台吉僅以身免東

投奴酋其弟趺各兎等皆不願白酋愧恨以

死哈喇一營無人統領部夷所餘無幾

上曰方略如何臣象乾對曰朶顏夷三十六家

今日亦當連絡與哈愼可得三萬安揷薊鎭

沿邊駐牧為我藩籬東擁關門以斷右臂塞外諸夷惟永郡部最强約三十餘萬永郡若與卜酋合兵似亦可敵挿酋

上曰覲酋意似不肯受撫者 臣 象乾對曰從容籠絡撫亦可成

上曰禦虜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恃羈縻輔臣劉鴻訓奏曰聞虎酋知王象乾至退去六百餘里

上問退去何處 臣 象乾奏曰退去直北沙磧中

上又問曰倘欵事不就如何 臣 象乾對曰條奏
夷情緩急又有後先百餘言事關機密不具
抄
上喜曰這纔是 臣 象乾又奏曰 臣 統夷插酋二
十一年矣萬曆三十六年虎酋聚兵十萬欲
犯薊門
皇祖起用總督薊遼 臣 至密雲通官往諭十萬
之師還解天啓元年奴酋攻陷遼陽
熹宗皇帝召 臣 還部 臣 疏討出鎮行邊總督薊

逩諸軍正月二十二日廣寧潰敗二十六日
潰兵難民紛集于　關下二十九日桃林口
據罕孛羅勢卒鐵騎二萬餘欲攻冷口槍永
薊鎮遣游擊閆守信通官王濟胡持臣諭帖
往諭罕酋不覺淚下明日即傳居夷來彙等
道帳一千頂護守關門遠出哨探此山海東
門始開東達寧遠臣又思山海關南海北山
路通一線遠者不過二十里近者七八里奴
兵雖衆能合而不能張用砲打去其不中者

惟是山後諸夷奴酋賄而得之皆坦途也自山海至喜峰奴無不可入我無處不可防勢斯難矣臣前遣通官王濟胡等收抽扣兒小書拱兎三酋揹大部約三十餘萬衆為我東鄙藩籬臣出鎮山海者三年略無風艸之驚皆調夷之力者也

上和顏傾聽久之乃諭象乾曰卿此去還與袁崇煥同心共力因命起已又命象乾至再陳所見臣象乾又奏曰欲修戰備先養

士卒養士卒先足糧餉今據張曉揭開三鎮
軍士宣府欠餉五箇月大同欠七箇月山海
十八箇月枵腹之士何能荷戈
上曰糧餉須要應手因　召戶部人
上問曰餉如何不足戶部尚書畢自嚴對曰臣
部錢糧匱乏之從來所入不足供所出各邊年
例者每年少者止發三分之一多者止發三
分之二宣府京運原額年例銀二十九萬九
千一百餘兩天啓五年止發八千兩七年止

發十一萬今年發過二十萬六千九百餘兩止欠九萬二千一百餘兩大同京運原額年例四十五萬六百三十餘兩天啓六年止發一萬一千一百餘兩七年止發一十三萬六千兩今年發過三十二萬五千四百餘兩止欠一十三萬五千一百餘兩

上曰據奏往年京運止發三分之一今發三分之二月糧不少如何不敷 臣 象乾對曰 臣 未到地方不知詳細據督臣揭報月餉有缺至

五月六月者故此請餉臣自嚴奏曰宣大二鎮民運甚多宣府一鎮該民運銀七十八萬七千二百餘兩大同一鎮該民運銀六十七萬一千七百餘兩其餘屯糧鹽課在外目今月餉不敷想是民運拖欠數多

上曰民運如何拖欠臣自嚴奏曰民運錢糧原係各邊督撫着行查催叅未舉以致拖欠臣昨初任具有舊餉告匱一疏首請督臣查叅民運錢糧益以各邊民運就近徵解原係

祖制額設上供京運錢糧尤是後加之數

上問曰民運完欠之數戶部如何不知臣自嚴

對曰宣大民運州縣隔遠銀數零星多在山西北直山東河南之間年來督撫因循未經查參此後臣部惟當責成督撫盡法查參以克舊餉輔臣李標奏曰兩鎮民運拖欠數多須着嚴催解納輔臣錢龍錫奏曰各邊向來民運不足以京運補之今若全靠京運邊餉何繇得克須將民運完欠支放數目清查與

京運合并銷算然後邊餉有緒

上然之輔臣劉鴻訓奏曰民運錢糧當令季報

戸部方知完欠之數

上曰還該季報爲是臣象乾又奏曰臣所請月

餉錢糧每鎮三十萬雖不敢望盡發亦祈

皇上批准以鼓軍士歡心

上曰既已批准豈容不發因顧問輔臣云何臣

鴻訓奏曰此事外面已作商量宜委曲措處

臣

自嚴奏曰宣大二鎮年例除發過外尚欠

二十餘萬月下 臣 部極力奏處銀十萬兩齎
發王象乾出京其餘容 臣 陸續催至再發以
完今歲原額從來 臣 部無全發者今因邊疆
多事不敢拘常例且宣大撫夷銀兩即在年
例之內前宣撫李養冲有疏曰夷人撫賞馬
價俱取給于年例今事已急 臣 不敢不竭力
奏發此外舊欠 臣 部從無找補之例勢必不
能

上然之 命起象乾又請發銀五萬兩以供撫

賞之用如不足再請如有餘奏繳
上問戶部如何 臣 自嚴對曰此項錢糧 臣 部原
無額設督臣上疏取給戶兵二部兵部該銀
二萬五千兩 臣 部該銀二萬五千兩
上因召兵部入 諭曰督臣所請撫賞銀五萬
兩戶兵二部可速解 臣 在晉奏曰 臣 部原不
管錢糧并無額編銀兩前銀無可撫拾 臣 自
嚴奏曰兵部有太僕寺馬價 臣 在晉奏曰丶
祖宗朝設立太僕寺等原係養馬並非徵價止

因先年馬匹蕃庶民有俵馬之累便于折銀
乃量徵馬價額止四十三萬今遞用百餘萬
以致冏庫空虛
上問曰此時如何空虛臣自嚴對曰今歲因
皇上登極所發皇賞數多以致不敷臣在晉
奏曰馬價留備買馬非備撫賞因無額編借
用馬價然臣在邊款虜今桼顏三十六家虎
墩八大營共費銀七萬兩今濫觴至三四十
萬矣內戶部認二萬臣部二十一萬太僕寺

一年之額過半矣各省又有年例該寺何能
爲之
上曰卿在邊撫虜所費止七萬兩今緣何濫觴
至此臣在晉奏曰七萬兩爲一賞一年有兩
季數當倍此昔年有報疏可查又言今欲起
解實是無銀
上以問輔臣臣標對曰還着兩部酌議臣鴻訓
對曰當通融措處臣道登奏曰前兵部應發
犒賞銀五萬兩今尚未完不若通融那借臣

自嚴奏曰非敢分爾我但臣部錢糧萬分匱
乏且此項從無額設恐一時通融後以爲例
上曰且着戶部措發卽補後不爲例二臣承
旨退
上命賜茶諸臣叩頭出
上隨御煖閣少坐復御平臺　召吏部尚書王
永光暨王在晉入　諭曰邊疆多事之秋進
賢退不肖正賴老成不必以人言求去宜安
心供職毋負朕意又　召王象乾曰卿年雖

踰八旬精力尚壯朕心嘉悅卿撫揷酋于西

袁崇煥禦奴于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

召畢自嚴　諭曰今後民運錢糧着按季報

部卿據實奏來三臣皆承　旨同諸臣出行

禮畢

上起還宮

崇禎元年十月初二日己丑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總協錦衣衛堂上官速來　文華殿召對

上御文華殿諸臣進見叩頭畢　召諸臣入東西嚮立

上閱袁崇煥請餉一疏　命翰林院官宣讀臣李建泰入

上召輔臣并六部等官至　御前諭曰崇煥前

去安挿錦州軍變可弭今又云兵欲鼓譟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輔臣李標奏曰頃　臣奏過寧遠軍士缺餉袁崇煥所請實見危迫乞允發

上曰內帑空匱戶部有解來新餉如何不行奏發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新餉歲入不滿四百萬內仍掛欠每月所入僅三十萬上下一旦驟補百萬之欠委實不能前已發過七十三萬日月如流前月未完後月復至今遼途

間遠運去尚有八萬可足七月之數只欠八
九兩月而十月又繼之所以三月如故拖欠
如故
上問關內月餉幾何臣　自嚴奏曰關內八萬關
外十四萬五千共二十二萬五千此崇煥題
定之數
上又問關內外兵數幾何兵部尚書王在
晉奏曰關內四萬關外八萬共十二萬
上曰崇煥前言汰兵減餉如何餉金還用若干

臣在晉奏曰減汰之說以來歲爲始今歲尚
仍舊額

上曰刑部亦有贓銀刑部尚書喬允升奏曰臣
部有張凌雲贓銀四萬其餘零星有四萬共
計八萬侍郎丁啓濬奏曰本部贓銀實止五
萬餘盡虛懸不敢槩作實數以候大事

上又問戶部事例如何臣自嚴奏曰事例除工
部分去外只得銀二萬已借太僕寺作關內
犒賞

上曰事例爲邊餉計今邊事無補陵工尚缺朕
開此事例何用且該部見銀幾多臣 自嚴奏
曰庫內見存一萬一千兩
上曰如何只有此數臣 自嚴奏曰隨到隨發故
止有此今廣東解銀六萬將至又七庫銀尚
有二萬六千兩一併奏發十萬之數關門內
外一月該銀二十四萬五千兩便該四十九
萬仍望發帑銀四十餘萬臣 部外解將至者
約有四十餘萬又臣 前以關寧積欠數多請

山東島餉三十萬內扣除津門運價五萬實該進部二十五萬皆可用以補還

上曰朕在宮中極力節省內費尚且不足今金花銀兩尚未解到那得有此許多輔臣劉鴻訓奏曰臣等共議或得三十萬亦可

上曰內帑委實空虛三十萬言何容易輔臣周道登奏曰飢軍思變目今戶部匱乏須望

皇上慨發以救危殭

上曰崇煥疏內云臣已發鼓鑄本犒賞未知能

弭目前之變否查兩項共有二十萬許既已發去矣如何不能弭變 臣 自嚴奏曰 臣 部發去五萬原係關門豆價崇煥有疏此銀尚無實在不知今補還否此外仍有馬價六萬已有買馬領去者且道臣郭廣前因兵變權發紙票今求抵還此數恐仍致拖延

上曰據崇煥揭云初三日即變今已初二即此時發去已遲何救于鼓譟輔臣錢龍錫奏曰

皇上此時允發餉軍聞之必先色喜尚未爲遲

臣在晉奏曰臣昔爲督師軍士如家人父子然不料今日乃至于此

上曰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者畏其威不忍者懷其德那得有鼓譟之事臣鴻訓奏曰崇煥到不幾日又值兵變甫定若撫馭久之當與他人不同

上曰戶部新舊庫銀既有十萬在途未到八萬田爾耕贓銀五萬刑部贓銀五萬仍有鼓鑄本一萬犒賞十萬還有鋪墊馬價在外總算

儘自不少犒賞臣鴻訓奏曰田爾耕贓銀尚

未解到

上取出揭帖一本查閱良久曰傳應星贓銀已

給發其田爾耕贓銀自七月內着令解京如

何今尚未至臣自嚴奏曰此銀近因臣部題

請給發運價

皇上不允已經行文督餉部院解進今尚未到

各項銀又未湊集惟是

皇上慨發帑金

上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稷若發去果實實有用處朕豈吝此諸臣皆奏崇煥原是忠肝義膽之人且挾妻子在邊清節素著定不肯冒破妄用貪陛下德意

上又曰崇煥初至寧遠與軍士仍何侁何恨便寫無頭帖子要殺他臣 標等皆奏曰崇煥先機救變必不敢爲無據之詞欺誑于皇上還望垂念速速接濟

上又曰內帑委實不足有人盜去殆盡卿等那得盡知今若爲邊疆那用朕豈有愛但內用甚多且內臣并武臣俸給取辦于此所以此項令該本部還補臣自嚴奏曰陛下爲社稷計旦夕弭變發此帑金臣部敢不仰體

聖意外解到來一一上償禮部侍郎周延儒奏曰國家最急無如關門但昔止防虜變今并防兵變前寧遠鼓譟不曾處治流水發餉與

他令又欲鼓譟欲發帑銀各邊倘效尤將何所底止

上曰卿以為何如臣延儒又奏曰臣非敢阻

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呼吸急則治其標固當論宜與之然非長策今後還望

皇上上下廷臣從長計議籌一經久之策

上曰此說良是若事急專一請帑各邊比例這內帑豈不涸之源何以應之

上又曰爾等凡事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擔當動

稱邊餉缺乏朕每下旨嚴催逼不見解來即如賍銀充餉至今不解豆價行查至今不曾回奏如此拖欠稽延錢糧何時得足禮部尚書何如寵奏曰今錢糧取足外解然民運拖欠者十之一二解官稽遲者十之四五還望

皇上嚴諭各撫按依限催解信賞必罰以天下財供天下用不患不足

上又召科道等官至 御前

上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令爾等爲耳目司衆

劾就中不無冒濫尔等試一思之所舉者果
人人皆賢所劾者果人人皆不肖朕降諭切
責有反坐之二字以求實言今又另一諭尔
等若藉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
上又曰尔等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
猶然事事如故將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為
空文又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 臣 延儒又奏
曰國家事體廢弛已久
皇上聖明豈能一旦整頓邇來即如遼東一事

節省昔時紛紛日議增兵逐日求加餉至今
極難支持 臣 龍錫奏曰今有補茵之變若依
遼東故事又將紛紛招募所以 臣 等不肯主
此議
上曰凡臣下章奏朕每朝上夕下原只求做些
實事若朕既批答諸臣各有司存佳果亦將
朕旨意朝發夕行天下何愁不治但只是因
循廢閣緩急行止間絕不相應天下何由而
理輔臣皆奏曰

聖上朝乾夕惕千古絶少從此漸有頭緒但願
求治勿太速
上曰朕即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為卿等尚有嘉
謨奇策召對商確未及周知者悉為朕告乃
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諸臣皆叩頭謝罪
曰臣等待罪
闕下不能奉行
德音使糧
餉充足封疆敉寧悉臣等之罪
上曰諸臣各有職掌今後朕有旨意不即遵發
不將實心做事仍前怠玩者朕當以

祖宗之法從事決不輕貸時

天威震迅慝形于色諸臣皆戰懼稽首回奏曰

敢不遵 旨

上又曰適卿等所請帑銀朕當酌發須還後不

爲例諸臣承 旨鵠立

上命暫退賜茶諸臣皆行禮出

上起還宮

頌天臚筆卷之三 後